

# 因為愛，所以值得



東言西就  
沈言

竟，愛是不問值不值得，抑或，因為愛所以值得。

疫中三年，面對漫長得無法承受的隔離時間成本，回鄉探望病母的希冀幾度化作泡影，回鄉安葬亡父的計劃更是最終落空。曾經不止一次在想，父親在疫情將爆未爆的那個冬季撒手人寰，父女之間尚有幾日短暫相聚的最後時光，作為獨女尚為老父送終，冥冥中，已是大不幸中的萬幸。只是來年清明還鄉的安葬大計，卻因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而徹底打亂。北國之春三度如期而至，我卻因着疫情的阻隔而無法如期返鄉，空餘親手安葬亡父的一腔執念。清明復清明，身在南國，不免心繫北國，在每一個悼亡的日子，都備受煎熬。去夏，經過兩年又六個月的等待，三次清明之約的錯失，在表哥表嫂的操持下，父親終於入土為安，而我卻只能隔空遙拜，祈求天堂裏一切安好。

當父親離我而去即將三周年之際，女兒終於按捺不住，在曙光將現未現的黎明前夕啟程，去赴一場睽違已久的經年之約。雪後初霽，銀裝素裹的近郊墓園，清冷中透出一派莊嚴聖潔。雖是初來乍到，卻不費吹灰之力便來到墓前，彷彿父親的在天之靈為我引路。平素對於墓地的敬而遠之心態，早已不翼而飛，此時此刻，我只想陪伴在慈父的長眠之地。白色的雪，黑色的碑，天地肅殺之間，日積月累的思念與千回百轉的哀痛，夾雜着無以復加的愧疚，剎那間化作淚噴湧而出，一時竟無語凝噎，泣不成聲……祭掃、焚香，在冰天雪地長跪不起，傾訴三年來的離情別緒，傾談三年間的喜怒哀樂，慨嘆陰陽永訣、

咫尺天涯。時隔三年，在闔家團圓的冬至日，我和父親終於也跨越時空相聚於落雪的故園，相逢不必在夢中。不遠處，傳來貓咪輕聲喵叫，似嗚咽，更似絮語，伴隨着時有時無的蕭瑟風聲，為森然墓園帶來一絲生氣。一生喜歡熱鬧的父親，有了黑白雙貓的陪伴，想必也不會太過寂寞吧。

依依不捨離開墓園，沒有直接回家，而是驅車前往父親生前最愛光顧的餐館，任往事歷歷在目，不覺淚眼婆娑。那是在父親最後的人生旅途，我每次歸家，父親必定提議相約食飯的聚腳之處。每次都毫無懸念地點上一桌豐富菜餚，邊吃邊喝邊聊，閒話家常，閒談人生，像親密的父女，更像親切的朋友。因着老父身體日漸孱弱，我總是在飲酒上與父親討價還價甚至鬥智鬥勇，經歷了從白酒變成啤酒的質變，再從兩瓶變成一瓶的量變，乃至我從敬陪末席變成旗鼓相當的角色變遷，而今已成絕響。父親日漸不勝酒力，卻依然酒興不減，像小孩子討糖吃一樣討酒喝，樂此不疲，愈發似老頑童。猶記得最後一次外出食飯，也是在冬季，落座前我走向父親，意欲幫他脫去厚重外套，父親笑言還以為我是給他一個擁抱。事後回想，我欠父親的，又何止是一個擁抱。可惜，逝者如斯夫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。

此次返鄉，算是我與父親之間一場遲到的約會吧。至於和母親的重逢點滴，則是另外一個說來話長的故事。曾幾何時，在疫情籠罩之下，故鄉變成了遙不可及的遠方，歸途萬里幾似不可企及。而今，全球正步入後疫情時代，祈願疫癘散盡，世人皆安，不再有因「疫」而生的身不由己，不再有因「疫」而起的生離死別。人在旅途，但願每一個人都能夠飛越關山去擁抱心中所愛，不再茫然錯失，不再惶然迷途。人生在世，但願每一個人都能夠撥開迷霧去追逐心中所念，有溫存的故鄉可以回歸，有詩意的遠方可以上路。



# 「小香港·大節日」

市井萬象

「小香港·大節日」微型藝術展現正於荃灣如心廣場舉行，該展覽以聖誕及農曆新年為主題，展出約六十件作品，作品包括中環蘭桂坊、石板街、西環碼頭等香港傳統地標和長洲搶包山、大坑舞火龍等香港非遺項目，還有作品將已沉沒的珍貴海鮮航重現市民眼前。

圖為微型作品《俊男茶樓》。 中新社

# 聆聽音詩和音畫



自由談  
陳安

寂、鬱悶，有的甚至罹患抑鬱症，以致輕生。但也有不少人發現了陰暗日子裏的晴光，找到精神上的最佳寄託，那就是音樂——聽音樂，尤其是聽交響詩，聽音詩和音畫。

以往我們有時間時一般多愛聽交響樂，一聽就是四個樂章，奏鳴曲式的，行板的或慢板的，舞曲風格的，最後是快板的，都要聽全聽夠。可疫情期間情況不一樣，不時的核酸檢測，焦慮的心情，哪有耐心去從頭到尾聽那洋洋四大樂章？當貝多芬「命運的敲門聲」咚咚敲響「足以震倒房屋」（歌德語）時，已被新冠病毒驚心動魄的人也許會想暫時避一避這敲門聲，那就去聽聽只有一個樂章的交響詩吧，文學性的音詩和繪畫性的音畫便是交響詩的兩個重要部分。

我們常說，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，其實音樂中也有詩，也有畫。如柴可夫斯基的鋼琴套曲《四季》，其副題是「性格描繪十二幅」，即十二個月的特色畫，十二首曲子都附有一首由普希金、費特等詩人描寫每月特色的詩作，而所有曲子，從《壁爐邊》、《雲雀之歌》到《三套馬車》（又名《雪橇》）、《聖誕節》等等，無不充滿詩情畫意。

倘若這部鋼琴套曲尚不屬「音詩」，那麼法國作曲家肖松的小提琴曲《音詩》（Poeme）（一八九六）則是音詩經典之作。肖松天性多愁善感，內心深藏感傷情緒及對他人的同情，他的音樂便時常蒙有一層淡淡的哀愁。《音詩》從徐緩的長音開始，沉靜而柔婉，然後是如歌的旋律起伏跌宕，時而傷感，時而含笑，時而短嘆，時而長歌，最後在充滿詩意的清幽氣氛中終曲。整支曲子所渲染的氛圍與我們居家隔離境況中的心態全然相符，聽着聽着，我們不由得感嘆不已，因音樂之美而陶醉，因感受慰藉而欣喜。如今我們可在視頻上觀賞多位小提琴家的精彩演奏，始自「琴王」海菲茲，到後起之秀帕爾曼、希拉里·哈恩，到中國年輕一代何子毓、寧峰，先後都奏出了《音詩》的迷人詩意，值得一聆聽。

人需活得安全、健康，可這世界往往不安寧、不潔淨，讓戰爭和瘟疫、天災和人禍給人們帶來悲苦、慘痛。在漫長的新冠疫情期間，許多人居家隔離，深感孤寂、鬱悶，有的甚至罹患抑鬱症，以致輕生。但也有不少人發現了陰暗日子裏的晴光，找到精神上的最佳寄託，那就是音樂——聽音樂，尤其是聽交響詩，聽音詩和音畫。

我們也可在家裏隨《海濱音詩》到海邊去，到沙灘上去，去看日落日升，去觀潮漲潮落，去撿貝殼、鵝卵石，甚或去聽愛因斯坦在海灘上拉響的琴聲。這是中國作曲家秦詠誠（《我和我的祖國》作者）的一首抒情小提琴曲，可把你從疫情隔離之處帶進海闊天空的畫境，讓你在海天一色、波瀾湧湧的大自然中流連忘返。小提琴演奏家閻泰山、俞麗拿、天滿敦子（日本）等如今都在視頻上為你演奏這首海畔音詩。

你或許還沒有去過所嚮往的西藏，那就趁居家的機會聽兩首《西藏音詩》作個彌補吧，作曲者分別是馬思聰和李文平，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描繪西藏的自然景觀和風俗人情，讓我們感受世界屋脊上天高雲淡、雄鷹翱翔的壯美風光。由青島交響樂團演奏的小提琴演奏家閻泰山、俞麗拿、天滿敦子（日本）等如今都在視頻上為你演奏這首海畔音詩。

至於「音畫」，就更多了。自古至今，作曲家們常用音樂來畫畫，畫景色，畫人物。法國作曲家馬斯內的管弦樂組曲《如畫的景色》（一八七三）描寫法國南部美麗的鄉村景色，畫出了一幅幅「似霧中花，似雨餘雲」的音樂畫面。德國作曲家門德爾松的《芬加爾岩洞》序曲（一八三五）出色地描繪了蘇格蘭風光，瓦格納因此稱讚他是「第一流的風景畫家」。美籍德國作曲家與德米特更用交響曲來為人物畫像，這便有了交響曲《畫家馬蒂斯》（一九三四）。

俄羅斯有更多喜歡創作音畫的作曲家。鮑羅丁寫有交響音畫《在中亞細亞草原》，里姆斯基-科薩科夫寫有交響音畫《薩特蘭》。穆索爾斯基創作了鋼琴組曲《圖畫展覽會》（一八七四），為其亡友、畫家和建築家哈特曼遺作展覽會上的十幅畫寫音

樂，也即用十段樂曲描寫十幅畫上的人物和景色，畫間的間奏曲則是在畫廊上的「漫步」——為圖畫作曲，用音樂畫畫，真正做到了「樂中有畫，畫中有樂」。

如果我們在欣賞《海濱音詩》之餘還想返回海洋，那就一定要聽一聽法國作曲家德彪西的交響素描、標題音畫《大海》（一九〇五），去再領略一下大海的浩瀚和深廣，體會一下海面上空的太陽透過雲層射出萬道金光、海水粼粼閃耀的景象。德彪西說：「我懷有對海的真誠熱情。我又同我的老朋友——海在一起了，它總是那樣無邊無際，那樣壯麗。」在暗淡的日子裏聽《大海》，不妨期望並相信我們很快就會像德彪西一樣跟太陽在一起，跟大海在一起。

最後，我要推薦如今豐富多彩的視頻音詩，視頻音畫。有不少熱愛音樂的人正在做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：將古今中外名曲播放到相得益彰的影視上去。儘管我們旅遊的機會少了，但打開視頻吧，就有一首首音詩、一幅幅音畫湧現在你眼前。聽，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在詠唱冼星海的《黃河頌》，既婉轉而深沉，又激越而高亢，而在他身後，在熒屏上，是滾滾的黃河，澎湃的金濤，掀起萬丈狂瀾，又一瀉千里，浩浩蕩蕩，奔向海洋。再聽聽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《伏爾塔瓦河》，他的交響詩集《我的祖國》中的一首，那波瀾壯闊、浪濤喧嘩般的潤澤曲調，那小提琴和雙簧管寬廣自由的如歌旋律，與熒屏上顯現的空曠的奔騰大河、兩岸的崇山峻嶺交相輝映，真是又一曲壯美的音畫。

隨着二〇二三年到來，我相信，我們會聆聽更多的音詩和音畫，讓詩情畫意排憂消愁，讓我們的生活過得安全一些，健康一些。



▲西藏納木錯湖風光。

資料圖片

清華園的荷塘。



資料圖片

# 清華園一小時



如是我見  
侯宇燕

從清華校醫院取藥出來，緊鄰着的就是朱自清先生筆下的荷塘。初秋時分，只見滿荷塘金燦燦的陽光下，荷花池蓮葉田田，魚翔淺底。鮮麗的荷花襯着遠處一脈迤邐青山。穿越柳蔭掩映的小橋，走過芳草萋萋的石徑，沿湖邊蔓延的石子路轉彎，跨過石橋，曲曲折折，直向湖心蒼莽小洲而去。小洲中央，到處是石凳、廊廡，嬉笑的人們散坐在發着薄荷般清香的芳草間。

不遠處，有好些人在合唱着崑曲似的音樂，頓時襲來一種古意，讓人想到那「製芰荷以為衣兮，集芙蓉以為裳」的詩意。

校園裏到處都貼着「熱烈歡迎新同學」的標語，喜氣洋洋的。我們緩緩地走，走到主樓前銀杏樹群邊時，看見幾個早到學校的老生在搞測繪。一個女孩子，一手打着遮陽傘，一手推着自行車，車裏放着測繪工具。這就是清華的女生，從父母輩那會兒，甚至更久時起，她們就不依賴男生。據說清華園從同學結合為夫妻的，離婚率一向是同齡人裏最低的。這是以夫妻間的相互尊重打底的。

清華園一小時，夢幻般的時刻。

夜讀莊子，每讀必有得。

莊子的書讀起來有滋味，有嚼頭，有神韻，也有節奏。莊子是中國先秦文化集大成者。莊子與老子有難解之緣，老莊思想，黃老之術，但莊子比老子更講究詩情畫意，更講究用文學的手法描述哲學，用哲學的理念表述文學的思維。讀莊子的寓言，一會兒笑，一會兒怒，一會兒情不禁拍案叫絕，一會又不得撫案長思，始信人間有奇人。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鯢，鯢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，鵬之背，不知幾千里也。」難道莊子真的知道地球之小，小到只有太陽的一百三十萬分之一？否則莊子怎麼會想像那麼非凡的鯢，那麼巨大的鵬？莊子可謂仰天俯地，從微觀世界中看到了大千世界；從宏觀世界中看到了萬物無窮。莊子的境界「物我兩忘」是諸子百家中

獨有的。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；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。」莊子有意思。和老子《道德經》中表現的哲學手法渾然不同。莊子講「盜亦有道」。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」是老子之論。盜亦有道乎？莊子莊嚴道之：有！一大盜名跖，其徒詢何以成為大盜？跖有言：在屋外就知道屋內有多少財富，其為聖；第一個衝進去為勇；最後一個離去為義；判斷能不能進去為智；分配均勻為仁；五者齊備方為大盜。莊子的思想不可思議。

莊子有篇名作《庖丁解牛》，莊子把殺牛寫成一場靈魂與現實的對話，一場哲學與理念的較量。我相信，莊子見過那位神奇的庖丁，細細聽過這位操刀十九年，「所解數千牛矣」的庖丁講述他殺牛的故事，但莊子大概沒有見過真正殺牛；就像司馬遷沒有親臨「鴻門宴」，沒有經過「霸王別姬」；

羅貫中並未參與「赤壁大戰」，世上本無「借東風」「空城計」「失街亭」「斬馬謖」。因為莊子在《庖丁解牛》中無一景，無一筆寫過被解之牛。

我是一九六八年冬去山西晉西北農村插隊的。一九七〇年冬趕上生產隊要宰殺隊上一隻老黃牛。這隻老黃牛從互助組、合作社、高級社、人民公社，一路走來，勤勤懇懇，任勞任怨；如今垂垂老矣，再不是孺子牛，獻了青春獻終身，殺牛在當時農村是件大事。殺了老黃牛每戶都能分到一塊極其珍貴的牛肉。場院中擠滿了鄉親們。

老黃牛被牽來了，全隊男女老少的心情「且喜且憐之」。老飼養員默默地牽着牠。「庖丁」也來了，正在默默地蹲在地上抽着旱煙袋，眼前擺着一個小竹籃，上面蒙着一塊油布。「庖丁」揭開油布，從中取出

一卷細細的牛皮繩，挽成四個皮圈放在地上，讓老牛四蹄踏進去。老黃牛彷彿明白那就是黃泉路，說什麼也不踏進去。老飼養員雙手抱一條繩，抬起放下，抬起放下，直到四條腿都套進這四個牛皮繩的扣中。「庖丁」沉穩地走過來，手上執一利刃；老黃牛懼之，突然昂首，嗚嗚慘叫不休。當「庖丁」一使勁把牛皮繩收緊，把牛的四條腿收緊到一束時，老黃牛有些站立不穩了，牠掙扎着慘叫着，淚眼望着四周的人，伸直了牛脖子，使勁搖晃着牛頭。「庖丁」彎腰用肩使勁一頂，老黃牛便轟然倒地，牠不再慘叫了，突然大滴大滴地流起淚來，混濁的眼淚一串串流下，把牛臉下的黃土地都打濕了，老飼養員掉着淚看了，他餵了這頭老黃牛整整二十五年。以後我再也不敢看殺牛的。



閒話煙雨  
白頭翁

# 庖丁解牛